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吳興姚

鉉

碑四 碣并刻文碑陰文附摠一十四首

高世五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義士一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詩碑 李觀

忠臣二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殷少師比干碑 李翰



純臣一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一

高愍女碑 李翱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衰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臣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

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倚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螫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

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

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邱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

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在
而歌鑿垤以逃荷篠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
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
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
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
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
伯鸞靜而含光作銘臯橋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釋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
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
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
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

書今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
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
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闕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
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藟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
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冑
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垤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
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
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
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
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
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
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

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激福里迺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整貞身可殺也不可捨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

攜手而游耳鳴戲先生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
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
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
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毅作傳之異同韓
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
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
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
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
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
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
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
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

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隳於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
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
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
之謀揔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與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
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
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
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蹟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
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
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
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
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旣移孝于親而致之
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

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子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軼問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

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墮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藉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干孳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麴觸愧以取喪富辰對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

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稽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惑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燦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躋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

豈不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倣黨奮威武兮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典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矱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遠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隼襲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

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蠶滅六國天人合怒唯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剋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志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摔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翼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苟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肝殊也初苟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寃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徒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人謀下矣猶死以吳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深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戲儒術聖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任有朋黨蕃衍之犬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撻撻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戮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稼慙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宗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格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覲進思盡忠則作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艱危

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子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欂櫨者月繼頻繫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贖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過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栢相周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霑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于

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壞賢徘徊
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
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
死而以為婢眾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
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
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
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
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
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于江
獄吏嗔囚章女悲號思信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
西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

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
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
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川刺
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碑五表附摠六首

古跡三

禹穴碑鄭魚

麟臺碑韋表微

圮橋石表附梁肅

土風一

長沙土風碑張謂

遺愛二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權德輿

鄭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義得神
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
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

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
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
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溜合以及之者王者奉
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
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
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
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
以束世教瞽瞍蚩蚩使絕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
無是說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
矣蒼山之渚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空感然莫窮
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
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
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禹貢無悅秦始皇游會稽李斯刻石亦不言古而不載

遷與鄭胡爲而載始司馬遷自叙探禹穴而後予以謂天德統萬
止言其蓋言其蓋萬物以生非談地德統萬止言其載言其載萬
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傳云堯能千川萬山皆禹之會讀為會一符
一穴禹穴載五符統一不足爲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味
雖山之堅雖洞之歲有時而堙有時而允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
其嵌呀叢是齶齶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賴

麟臺碑銘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覘感通理合冥數
昔殷道剥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
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達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
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
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
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
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

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為典憲
 擊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
 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
 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
 義為舟航權衰貶為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
 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
 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眾興我玉澤霈及
 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
 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
 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
 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
 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
 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

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
 使平鄆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
 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
 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
 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
 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
 德至時否楚國滯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
 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麇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
 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圯橋石表銘并序

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圯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
 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
 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

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皇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筮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浴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繼嬰軼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為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予旅游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于邳圻庶恃力違天微功妄作之輩干以儆戒之爾銘曰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為人告謨留侯夷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還氤氲惟帝軒后肇興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

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丕顯有唐紹漢絕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國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家邦作為紀銘永鑒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草惟繇蘭杜若荃蘅留萸藹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篠蕩嬋娟於原野砥砮照耀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蓬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眾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栢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栢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鄧粲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

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
脩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
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
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鷓鴣似鴉
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
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隣
聯滄浪邊遙岫嶠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
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
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榘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
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
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并序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

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
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
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
叶德同勳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
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
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
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
司勳貞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貞外兼侍御史知劔
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
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劔南節度採訪
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弼諧二聖孝
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藁鼓燎
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

冒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
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
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用輟與轉吏
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
戀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者
耄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論而行至于
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
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
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
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
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
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爲頌夫五岳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
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駟野敢附前烈以書

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
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
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
洎江之隩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蠢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
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
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秉珪奉璋公
復于揚四牡其驥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
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
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
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
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

文粹五
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
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揔已之任護崇陵因山
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
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
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
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
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
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
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
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
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草尚書元甫實爲已知
始自椽吏累爲命介盈庭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令寃自
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史
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

史經略使入爲全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爲
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
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
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
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輿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公泛通
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
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
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芟芻填
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
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
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棘門言言
夏屋眈眈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
崇構翬飛雲矗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
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

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醜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
俄授左揆竟叅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
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
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
身急病視闔境如棖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
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
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叅閩蠻人本輕
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雲雨
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
調困窮其摠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
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
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燹埃接連
忿捷相因鬱攸斯作公乃脩伍列闕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
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絕公乃

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船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絕徼裔人自擅誘
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
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萬
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方
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
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
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
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寤明而昌以
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
公王父諱慤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
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鄴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
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
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鄴州摠節制留府數與虜
礪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

以先大夫代德不烈之若是公能聿脩而弘大之憑厚貽慶爲不
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觀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
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爲代詔
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
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勲籍裨校乞留遮道初
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旣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適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鮎耄如岡
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
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
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
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
洽陝服聿來茲土闢我烏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
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膺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

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
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
作司徒九賦旣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
之德彼土樂康繫公之力永言介福祀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筮
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碑六記碑陰附摠六首

貞義一

漂陽瀨水貞義女碑李白

姦雄一

項籍碑李觀

英傑四

諸葛武侯廟碑尚馳

諸葛武侯祠堂碑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附温

刻武侯碑陰附樵

○漂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

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漂陽黃山里
史氏之女也以家漂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
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
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
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
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
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
難正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
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
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
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
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怛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
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海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
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

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實嘉賓縣尉
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
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
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
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
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并序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
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
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
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
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
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

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曾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

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綬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颺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

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

鶴丘陵足罔不蹙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

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

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夫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貼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虓龍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壟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寒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習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惣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

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毗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若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

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鬪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曾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龍龜魏都敵國末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若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

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強國誰爲蓬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弃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贖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公分兵屯田謀
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
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
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
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
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
札以排羣議而文字出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
南奧區寇亂餘孽罷眊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
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
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

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
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
蠻落鋪敷涓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
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墜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
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
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
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
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駭奔若有照
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
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

孳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
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
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
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
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
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
荐駕不復中原或竒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
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蹟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
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
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
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相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
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
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
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

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完矣奈何當至公
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
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
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
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
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歧雍間地不
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壽其不可邪
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
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踣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
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
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
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

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誦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碑七墓銘附摠四首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鄭國長公主神道碑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為貴妃者以配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為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袂於

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
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
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秋宅閉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
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膠
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
懸象告沴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荅還輦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
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
慈顏同氣奚敢爲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
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
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成遺語也二
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印山之陽孺慕承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
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
帔雲衣襚以神仙之服上方陶盞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
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

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
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
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脩澣濯婦
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
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韞朗潤前星退述潛運夙承嘉漿謙苦中
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魂奄悲於化往
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印白壤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
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擲留畫像於甘泉春
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襲美於千年

鄭國長公主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
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爲靈平王
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鄭國長公主者睿宗之

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構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耀首油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翫圖史動修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已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饗餼之均和主饋醴醢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徽靡纂組九華之縟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詰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叅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徹辰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弗二鋪貝葉真偈現心相於

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鄖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荆落永從奈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庶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旣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鑿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枝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脩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邱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能延休副焉窀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開川之永謝恨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
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臚如神蛾眉無雙邸第
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佩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
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蘋蘩正內蛟門早闐龍湖忽上無地何載
無天何仰金殿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
人永違銀爐煙斷羅幕霜飛懇願毀形託身壞衣不諒人只改嬪
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媯繩楚懷羸霸晉反經合權與道同
韻燠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謚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鷦未成
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窆咸京挽歌敷聲鹵薄凶行哀
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
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
帝愛其壻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旣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

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
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
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
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
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
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
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棣藻櫨丹白
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
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
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
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
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
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
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

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
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
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陟闕毬場種樹不數年措紳間雜然稱尚書
有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
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闡茸約所至
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
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
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
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
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
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
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
迫於蔡蔡屋室卑庠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

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
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
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
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前前爲名公偉人主
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
使愈自貶抑觀謁温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
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聰爲國壻
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
爲事日載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
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突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
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
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
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
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

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
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
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卒禮也生男二
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
弟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
逐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
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
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
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
言是指地荒館侈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
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疾毋師曰東光縣主

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
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為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
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
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
其德可知也禮傳為簪珥詩書為佩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
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
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有王佐之
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輝動邦教養
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
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翦焉丘墟紀王流
竄巴濮薨於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
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
朝廷達於寓內罔不衰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
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

聞喜公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寃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歔歔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輿運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爲不匱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邁曰邁邁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肅雍王明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壽絕哀歡事高紉素天作

印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衮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碑八摠四首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珣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為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

時聞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
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舊府公統緒而孤
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
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
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
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
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叅乘之恩自時
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
庶子又肅政大夫揔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毫
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
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
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毗庶風偃鰲很化從言不勵
而教成以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輯睦
及在宗仁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揔

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
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
職西掖頗限尙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
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諫臣安可斲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
起復衰麻外墨藥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
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
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
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
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
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
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比制贈楊
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
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
重焉子异子弈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感德之

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即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植文鋒迅驅纒安早位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埔上惻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叙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懃殫思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愍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旣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旣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爲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簫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爲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就途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于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敷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歷世爲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州長史生太父璉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府倉曹參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顯而敏外

朴

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盤屋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文愛之奏爲監察御史按雲陽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姦冒窮律旨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居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爲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著洎羣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既出其筭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當其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徵

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四年爲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爲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爲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觀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留爲刑部尚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臣維激發始以進賢爲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爲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之尊前後三摠鹽鐵旣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邪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于

榮大史胥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爲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
裔若摠轡管榷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淮
取鄆屠汴下滄滎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兵緩急而
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溝琵琶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
䟽三門挽沈石以濟巨艦關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鏘之強敏而鏘
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鑄制逗撓之將期
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爲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爲忠槩人曰真宰相
器也權征之外有雜緡率貢內帑號爲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
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泊丞相
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滎平
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摠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
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
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人多
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泊一二公同輔於上趨

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
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不知
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旣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
之所祐邪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服
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曰冰始授京兆府參軍事器度宏
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
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
門闥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
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昇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
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福祥其奔再
持化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公秉貨泉憲穆
敬文頃茲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親惟煇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
殄上之所怒帶甲百萬餼食爲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

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
有詐欺公之惟楊漕務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
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興祖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
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邃及與之同泳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熾
揭於茲碑不什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珣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即又次
焉天祐我唐才傑間出轉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
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
八代祖弘仕隋爲吏部尚書封音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
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亮集州刺史贈給事中
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
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

年十五知先音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隸習
孜孜矻矻不捨蚤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
作相網羅賢雋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
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
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鴈繼至封
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郝士美簡授管記三
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
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
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
以地官貳卿兼領網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
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
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
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
萬復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迴

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充
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
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
先彝倫攸敘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
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
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并絡逢吉銜
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
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
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
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
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踈薄歲一修
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默許心計埏泥範埴未及三年盡換舊
制崇墉堅壁人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

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
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
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
諫官伏閣爭不得公入侍密啓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
李崖州鎮劔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
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
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歃血四鎮晏然今
若自虧大信大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
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
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
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
陳封章寵加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
衝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
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

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井稅薄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續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叅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艱危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冊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鍊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寃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

上無所苦今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遘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寮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卹竄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祕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弟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

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
早栖門牆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
札見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
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
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悖入之貨持身不
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剋期拜章竟不
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
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儉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
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公爲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
如春公不幸兮罹數屯公無辜兮介于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爲君
舉直措枉兮幽寃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逍遙琴筑兮無異
隱淪屈指懸車兮歡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疢來臻悲纏冕旒兮
哀動搢紳寵贈加等兮冠于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歎

息兮國人酸辛袁安慶餘兮令嗣兢兢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
續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溫絜
矩秉彝明誠盡性切廟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魄天人之際以忠
事君以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撤琴瑟啓手足歿齒無
違德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
表東海栢公匡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澣
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
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
君諱翽履道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
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旣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橫潰中夏如
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偕隱焉誅草
茅以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觀靈龜嘉招重問奔

走以狎至虛已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鎰方以仁義理濠
上得君爲榮及進律于洪成師于歧累爲命介若驂有勒建中中
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脫且有成
命正其經界公實佐權登壇泄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
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竊發
羣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內主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于行
官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于東夏命公爲工部員外
郎以贊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于蒲連兵未解關中饑
早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難患求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
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
婚親細故出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市公乃卜勢勝
之爽塏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
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淫冒沒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
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強家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紆

息已日乃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
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
寄重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爲羣偷囊橐三川病
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設潛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
間擒擿如神乃作秘書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
人節事以辯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
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
九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形器精微以折中密靜而
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
人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考秀之親故者
而進退之公以冢宰小宗伯爲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
至於避小嫌亂舊章適滋旁歧孰謂扁鑄蹇蹇坦坦之道豈如是
邪然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
理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爲一王法公當盛明之

代用宰司揔直筆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
乞告改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
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天繼夫人
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餗銜恤毀瘠侍公裳惟
以某月日祔于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以爲有後惟公深而通
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嚴恪尤長
鑒裁在歧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
轂薦士爲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
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誌本聖人
教化之蹟推大政摹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文集
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餗調爲洛陽尉永惟先烈
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
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陰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
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章不踐宰政慶貽子姓舍
曹含光大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扶搖鸞翔慶霄乃登
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糾纏寒暑結轡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
冥宰樹森植揭茲馨香終古是式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淳熙四年冬十一月東雅堂繡梓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碑九摠七首

使相三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權德輿

唐司途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韓愈

節制四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常衮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楷神道碑楊炎

唐贈鄜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張諝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裴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鼇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兆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爲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蕞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節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能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屬

羗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轅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衄銳皆先羣帥而寘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内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指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捕十旬拍揮一舉

乘墉壑而通軌道磔梟獍以清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
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鑿輅爰歸廓氛稜爲祥光攄憂憤爲喜氣詩
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
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
兇孽未寧邊防猶警歧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
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
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
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大臣外
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問則言弗無隱理奪
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
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
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發哀相弔則曩時安
人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贈加等以其

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附焉自捐
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
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
享未至故迤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
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愨故太子中允贈
兵部郎中曰孫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
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
察等使進因貴曾達以善政曰愨故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
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慧右羽林將軍曰愨嵐州
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
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
臺矣唯大其丘龍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
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代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
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
鋪敦傳於墻垣手搏足跡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官
闈刷盪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
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
心若厲俾侯於歧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
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
一上天不惠厚宥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
繼立竒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是丘封帝
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丕業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
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
邠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

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道碑銘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助焉君臣保
人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
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譽七德輝耀
威靈勤身濯行霆征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琨戈淑旂以嚴師律
黃旒玄袞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
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其其先夏妙之後爲淳維漢劉之代
爲渾邪或強爲國或分以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
慶皇豹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
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
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
才雄邊貴仕崇勳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社間生
元臣功昭于前人德合于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
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爲上心膂登壇授律誓

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摠賦輿而爲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北伐兇黨盡銳壁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行旣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室士心之剋伐息兵火之氣燄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鋒復離宮拔堅壘衡陣壓境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師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饒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賁于草木利澤逮于鰥寡言爲軍志動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綏弔祠有

司備物太僚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于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絕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反虜于山東攻贊皇北取真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大常卿皆以功次其閒開地于河曲以靜九蕃宣威于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勅劇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爲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普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槩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滿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絕人始封樓煩方內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

王九伐之勲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名
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
以賦明命植端誠以紉王隱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
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極爲宗工元龜雅好
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之功略黃韓之教
化又嘗慕太史自敘著作行已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
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尉鋼雲陽
尉鐵著位于兩宮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以修事任食德而才稟
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
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丞彝景鍾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
石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比戴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轡錫命都府太師開代感會雲雨四
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
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後書杜策勳援枹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郇

邠所居必聞出統藩衛入司徵巡時丁厄難節冠群倫逋誅煽宿
狂穢官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旣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
惟不伐稜沲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
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
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
榘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隊鮮原中南之北萬
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

序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
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
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之爲長
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夫人夫
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

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偏
偏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
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
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竒之士卒屬心諸老
將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
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
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
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
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
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陷
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
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
苗薈而髮櫛之幾盡然不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
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
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
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
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
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
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
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
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約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
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
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
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
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
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
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

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
匹錦紈綺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
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
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
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
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
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
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
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
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
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
比則鄆二寇患公居其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
昏日月既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後情壞其

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
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
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
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
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軫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
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
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
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
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
間爲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倍孰扶天施不留其
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

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
碑銘并序
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勲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襲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寇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廷乃大誥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

哉是而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鸞旂瑯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敷天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羗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群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嗷喑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驅豕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碓之衝蒙輪超乘縵胡突鬢眈眈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輕軒飛翰闐闐栢栢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

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枝聯布之以簡石渠荅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健氣索猛鷲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我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平遣中命以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校啓行贈以車馬哈有貝玉所以褒大勲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澧水收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闕如虓虎鬪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群帥之傑旣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

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群延蔓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屆于岐都寇已四合公乃持滿外嚮空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血橫灑朱殷金甲楛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至於理鄭國撫潁封化郇邠寧上郡勤於藩職惠於長人勞徠流庸贍卹孤老縑綜綿續工於織紝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禾麻菽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新豐縣令祖正會右威衛將軍扶風郡公贈光祿卿父晟左司禦率府兵曹叅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文武繼代宦婚之盛士族有輝惟公勲胄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畋漁嘯唳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由是憤憤邊戎徘徊孤劍

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穎二州隸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閑廓深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拔幟解鞍而卧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廡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籌詞禮明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終慶於家永於福祚鍾石享於祀考帶礪傳於子孫宜哉嗣子旣等重族之盛隸業承家哀哀執喪痛結天壤萬

家葬地能誠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我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雄略縱橫耽耽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歎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擊胡滅虜迴戈涼野解敵岐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玕璜分雄檠戟寵臨方鎮迺蔚迺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惠化滂流人心內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箒宸辰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射虎捷神速番渠愕視百姓推伏國于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庶寮鷹行三公王用蕃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燕私邕邕功成身歿寵厚厥終周漢二宣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麟麟今我司徒實同厥勳勳在王室光昭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銘并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蛇變泥蟠之中
透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
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
亂族沒鮮卑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入大人之種其生勃碣其居
戴斗海塞迴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混茫熊據龍
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觀其銳見金鼓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
父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
兵宿于北門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
撫劔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
枝復賜李氏授玉鈴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
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埳
不可以戴松柏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靺鞨于鴨綠之
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
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之師以虛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

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
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
晉昌人也本平文王之弟是爲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
尊隗以築宮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
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
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
晉則晉昌諸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
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
錫金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
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
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
贈伊州刺史積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鬪而弘勲仕州縣而爲達
啓莫京之繇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
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援臂虎

口虬鬚鷲麟射穿七扎劔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兼右金吾郎將瀚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後命遷本位中郎將仍舊爲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坳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筭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寄分闈於是料敵無備問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鎖甲文劔焚馬犂牛旣獻戎捷遂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摠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

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麾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於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駘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寶神之異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徹思平耳目之外行平變化之中震呼戎獯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剋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滑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

之功復區宇更爲栢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篆銘曰

茫茫上象降精于北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晝食狼星綿綿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勲大績玉劔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崑崙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旣命太尉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薊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并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

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師臨洮遘茲虐疾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著蔡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糴糶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殿感知已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羗豐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

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兄望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為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

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懼德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既多受祉玄牡黻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鼈膾鯉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北迴兵臨洮舊趾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為神將死為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

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為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為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異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下諸兒號為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為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為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

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渙然
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
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開然推戴之請爲假侯
以鎮定中貴人飛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
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叅軍兼
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于父母前進苦言
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閒視
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
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識者之
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
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旣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
曰彼眞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
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二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
損益所以叅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

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
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
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
承明廬詔允遂赴闕下得覲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
彼魏之姻也慮陰爲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
瀝款于賓筵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于
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
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
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爵禮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
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
生變聞泰極而不當歌而哭迎樞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之
邙山異國夫人柎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
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
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

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
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筆革之儀薨于靖
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
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
氏祔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渙生七年而孤僕射
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
老具事功來請發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
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
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大和
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蜩起雞連詔下薄
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
陳謀盡詞與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
命賤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輝耀

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烈缺焚
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輶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縑服
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
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
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室蒿里洛水之陽脩邛之趾尊卑穆
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